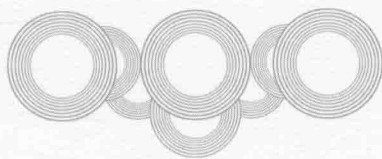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出版



人
文
东
海
研
究

主编 楼含松 金健人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人文东海”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海洋文化战略研究小组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新一轮发展的主战场和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而海洋文化体现的是国家和地区的海洋“软实力”,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也是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

一、国内外海洋文化前沿与发展趋势

(一)国外海洋文化发展现状与形势

海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核心。黑格尔曾把西方文明直接界定为海洋商业文明。海洋意识深深地植入西方人的人文精神和政治文化中,形成丰富的西方海洋文化体系。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15—16 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17—19 世纪的英国,20 世纪的美国,都是海洋霸权国家,通过掌握海洋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这过程中,各国都极为重视海洋文化发展建设,形成了全民海洋文化意识,也为进一步向世界扩展打下了重要的民意支持力量。如美国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执行了一系列海洋发展规划,是世界上制定海洋规划最多的国家。进入 21 世纪,随着陆地资源的紧缺,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已经成为各国的重要战略举措,不但纷纷制定新的海洋文化战略,还在组织机构上进行了深入的调整,大力推进海洋开发。

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2004年,美国国会发布了《21世纪海洋蓝皮书》,同时,一批专家学者发起了关于海洋文化的研讨,形成了美国海洋文化发展指南。在文化战略方面最核心的是加强海洋研究和教育:振兴、提高和普及海洋科学教育,确立统一的国际推进体制;充实教育网络,促进海洋学家与教育者的协作,加强民间团体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合作,推进民间和学术界的合作研究,建立各州的横向科学研究计划;调整海洋和沿岸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战略等。澳大利亚海岸线长约2万千米,是世界上海洋产业产值对国民经济贡献率最高的国家,海洋研究、旅游等产业都具有国际竞争力。澳大利亚海洋产业和科学理事会(AMISC)提出了21世纪各领域的发展战略,在文化战略方面,主要是加强调查研究和教育训练,加强澳大利亚沿海基础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加强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海洋科学技术水平。此外,在文化产业上,澳大利亚有优美的自然风光,旅游与娱乐也是重要的发展领域。日本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是海洋经济,海洋产业总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在文化发展上,主要提出振兴海洋娱乐业,针对日本民众对海上娱乐业的需求呈现多样化、高度化的趋势,大力建设海洋娱乐公园,包括国营常陆海滨公园、海中道海滨公园、国营冲绳纪念公园以及国营明石海峡公园等。韩国三面环海,海洋产业一度占全国GDP的7%以上,居世界第10。为了使韩国成为21世纪世界一流的海洋强国,韩国将把海洋作为本民族未来的生活海、生产海、生命海,并制定国家海洋战略——《海洋韩国21》。在海洋文化建设上,主要是要扩展对外合作交流,如创立APEC海洋部长会议,扩大与美国和加大等国家的海洋合作,积极参与海洋有关的国际组织;在东北亚建立东北亚海运论坛等。加拿大拥有世界最长的海岸线,为实际最大的大陆架国家之一。在推进海洋文化发展方面,加强沿海的海洋观光业,加强全球性课题研究,提高国际战略地位和作用。在公共教育上,促进行政管理

与各个团体之间的协调、交流,确立公共的海洋保护观念等。此外,在欧洲,关于海洋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规划出“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海洋研究与保护计划”,并努力推进科学团体与产业界的合作关系。

总体而言,世界各国在海洋文化发展方面,首先都较早关注海洋文化教育问题,从国民的海洋意识的塑造着眼长远的海洋开发战略,充分树立国民的海洋与海权意识;其次,世界各国总体上都比较重视海洋文化艺术发展,大力发展海洋旅游观光业、海洋影视文学等文化,不断提高国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品质,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再次,注重整合多种社会资源参与到海洋研究中来,成为推进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形成政府、民间团体、学术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等相互借力、合作共推的开发模式。

(二)国内海洋文化发展现状与形势

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随着海洋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国家海洋战略和海洋文化建设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正式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将其作为重要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决策,大力推动新时期的中国海洋事业和海洋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2003年5月9日,国务院发布《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我国第一个指导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和纲领性文件正式出台,中国政府顺应国际海洋开发大势、贯彻国家海洋战略的政策举措得到积极落实。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许多沿海地区的市县也把开拓和营造海洋文化氛围作为提升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手段,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海洋文化节,着力打造海洋文化名城、名县,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2008年,我国海洋战略实现“划时代飞跃”,在人民海军建设、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海洋文化、国际海上活动等众多领域取得重要突破。2009年4月,中国正式

进入“海洋战略”时代。

在“海洋战略”时代的当今中国,文化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面临许多障碍,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还很淡薄,海洋在中国文化中远没有成为人民群众普遍的关注点;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也有待深入,亟需海洋文化理论创新和突破;海洋文化建设的实践也缺乏很有效的抓手,虽然沿海各地都在努力挖掘自身的海洋文化,打造多种文化建设载体,但除了文化节庆、体育赛事、海洋论坛、海洋文艺活动等,还没有更好的手段和措施,能够充分展示各地海洋文化的亮点和特色,形成一种有形的产品或服务。此外,海洋战略与海洋文化人才严重缺乏,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对“海洋战略”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和规划重视不够等,都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海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二、浙江海洋文化发展现状和机遇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海洋文化的交汇地,海域辽阔,海岛众多,岸线漫长,东海海域总面积 77 万平方千米,其中浙江拥有海域面积 26 万平方千米,海岸线总长 6486.24 千米,居全国首位;大陆海岸线北起平湖市金丝娘桥,南至苍南县虎头鼻,全长 2200 千米,居全国第 5 位。浙江省内海湾有杭州湾、象山湾、台州湾、温州湾,其中杭州湾最大。浙江拥有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的海岛 2878 个,是全国岛屿最多的省份。漫长的岸线和众多的岛屿孕育了丰富的海洋文化,留下了大量的海洋文化遗存。

从 7500 年至 6500 年前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到河姆渡文化(约 7000 年至 6000 年前)、良渚文化(约 5300 年至 4000 年前),几千年发展演进,蔚为壮观。尤其是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宋、元臻于完善,沿岸港口繁多而富饶,至日本、高丽等地的直航线路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并大力发展;鉴真东渡传法,

日本的遣唐使和高丽派来的使臣频繁出入中土,与邻国的官方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络绎不绝,民间交流亦生机勃勃;浙江成为全国造船中心,并在东亚各国之间建立起海洋商贸文化圈。此外,用以庇佑这些海上往来的海上精神文化体系也已建立:观音道场扎根于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妈祖文化以温州洞头为中心,逐渐蔓延至浙江沿海各地;祭祀潮神、海神、东海龙王等各种神灵的本土文化亦遍布各个海岛和近海岸地区,创造了辉煌的海上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同时,浙江人开始主动走向世界,如今,浙江境内遍布侨乡,世界各地也都有浙江人开疆辟土的影子,人们甚至以“中国的犹太人”来形容浙江人的冒险精神,他们留下了丰厚的浙江商帮文化。

当前,随着“浙江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进行和实施,浙江的海洋文化将会在历史的底蕴中喷发,成为海洋经济的推进器与原动力。

(一)浙江省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

浙江海洋文化显示了浙江滨海人民的海洋文化创造个性,具有浓郁的浙江地方特色,并深深融入浙江文化精神之中,成为影响浙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

1. 融于生产生活

浙江民众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形成了一定的风俗习惯,特定的生存环境使其劳作方式与生活习性都浸染上浓厚的海洋色彩,海中生,海中长,与海结伴,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具有民族性、本土性的民俗文化也越来越受到欢迎。浙江海洋民俗多姿多彩,从生产到生活,从岁时节日到人生礼仪,无不渗透着特定的文化习俗,已成为浙江人民重要的生活方式。而对这种海洋生活方式的延续、拓展、传播,已经成为浙江海洋旅游产业、文创产业的重要资源,其本身是对海洋文化的一种丰富,也

必将带动浙江海洋文化产业、浙江海洋经济的发展。

2. 体现创新创造

浙江海洋文化体现在浙江人民勇于创新及精于制造等方面。一方面,开创了中国海洋航行、造船和海洋渔业捕捞之先河。从萧山跨湖桥出土的距今 8000 多年的独木舟,以及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陶舟及鲸鱼、鲨鱼等海洋鱼骨,表明了浙江先民是中国最早的木船制造、海洋航行和海洋捕鱼者。另一方面,浙江海洋文化业体现了先进的制造水平,在航海、造船、砌筑海塘等生产领域,取得了大量的成就。浙江海洋文化的发展与浙江人民的创新创造、生产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3. 彰显浙江“精神价值”

浙江海洋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色内涵,具有鲜明的“浙江精神”、“浙江文化”印记。一是浙江海洋文化体现了充分的团队协作性,无论是造船工艺、海洋捕捞等涉海生产组织方式,还是丰富多彩的海洋民俗活动,都体现了一种协作团队性。二是浙江海洋文化具有较强的商贸精神,体现了海洋文化的深层特征,行走天下的浙商身上流淌着浙江海洋文化的“蓝色血液”。自古以来,浙江海滨人民就具有较强的海洋贸易精神,积淀了浓厚的海洋贸易文化氛围。三是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浙江人半数以上来自河洛一带,祖上宗谱可以上溯到晋、冀、豫、鲁,许多北方望族定居浙江,然而却从来没有客家与土著之分,所以浙江没有客家人。甚至一个海岛有来自三四个不同省份的住民,和睦相处,无分彼此。至于文化,更是兼融并蓄,从不排外。

(二)浙江海洋文化发展的机遇和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海洋文化发展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我国文化建设中《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等一系列重大发展规划纲要的推出,浙江海洋文化发展已经搭建了战略框架,形成了海洋文化发展的浓厚氛围,带来了海洋文化战略研究资源的迅速积聚,成为我省海洋文化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在海洋文化推进的抓手上,重点围绕当前海洋文化建设的不足,积极研究对策,设计载体、搭建平台,以促进浙江省海洋文化大发展,推进浙江文化强省建设。重点有以下几方面:

1. 浙江海洋知识普及教育亟待加强

海洋文化是今后浙江发展的动力源泉。当前,浙江省公众海洋意识仍很薄弱,尤其是在内陆地区,亟待构建多层次的海洋文化教育体系,不断增强公众的海洋意识、海权意识和海洋国土意识。

2. 浙江海洋文化抢救工程需要进一步深化

随着浙江省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各沿海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部分珍贵海洋文化遗存正面临被破坏和遗忘。因此,必须尽快启动浙江海洋文化资料抢救工程,包括浙江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整理、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不断整理出版相关文化成果。

3. 浙江海洋文化研究平台需要进一步整合提升

当前浙江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海洋文化研究,对海洋文化理论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浙江海洋学院、浙江省海洋文化研究会等一批高校、文化研究机构和学术社团有一批专职或兼职从事海洋文化研究的学者。但目前,各高校研究力量有待进一步整合提升,形成更大的海洋文化研究平台,形成一系列权威研究成果。

4. 浙江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还缺少总体战略

目前,浙江省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不强,甚至还出现

以牺牲海洋文化资源来发展经济的急功近利的做法,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上缺少统一的整体性规划,影响了浙江省海洋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三、浙江海洋文化发展重点领域关键问题与方向

(一)浙江海洋文化发展重点领域关键问题

在结合浙江现有文化研究的学科资源、文化研究人才队伍、地方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浙江海洋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可围绕以下领域和方向展开研究、寻求策略、积极突破。

1. 关注当代海洋文化重大课题,构建国际化研究新框架

围绕当代海洋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如“当代中国海洋意识与国家形象的塑造”、“世界文学中的海洋主题”、“古代中国对于海洋资源的认识与利用的当代意义”、“近代环太平洋地区信仰体系的演变和发展”以及“海洋文化资源的审美价值和开发利用”等议题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总结。此外,通过跨文化比较和综合分析,考察近代以来西方海洋文化的扩张对乡土中国空间秩序和空间意识形成的挑战和影响,重点研究西方一些海洋大国(如英国)的空间意识和观念对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想象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具体是从科技史、宗教史、交流史、资源史等角度出发,广泛梳理中国对于海洋资源的认识与利用的基本线索,从而为浙江海洋文化研究、战略制定、发展规划等方面都构筑坚实的平台和载体。

一是浙江海洋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坚持海洋史料整理,把握海洋史研究动向,组织开展海洋文物和具有海洋特色的民间文学、民俗文化、民间音乐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整理和研究。

二是宗教史研究。以浙江区域为中心,研究内容为近代以来由于航海活动的展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而带来的东亚、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地区信仰体系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它与内陆信仰系统的碰撞、交融和整合。具体包括:作为海上守护神的观音菩萨研究;作为“黄金纽带”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研究等。

三是海上交流史研究。重点在中韩文化交流,中日、东亚历史与文化等方面开展研究,多角度探寻浙江与日韩等国的海上交流和内在联系。

2. 立足海洋文化资源特色,描绘海洋产业发展新蓝图

为更好地服务大东海海洋经济发展,推动大东海海洋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充分挖掘浙江海洋文化资源特色,立足于构建海洋旅游、文化休闲、海洋文化产品开发等文化产业,努力推进经济与文化相融合,学术研究与沿海经济建设相结合,积极制定和完善地方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战略研究等。

一是梳理、分析海洋(尤其是浙江海域)丰富而独特的审美、文化、休闲资源,进行产业功能转化。着眼于浙江海洋文化生产、生活相融的特点,结合现有海洋文化产业基础,充分发掘利用海洋文化资源的审美和休闲功能。

二是开展文化产业研讨,开展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整合浙江大学、日本大阪大学、美国俄亥俄大学等海洋文化产业资源,围绕海洋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观光演艺、海洋旅游、涉海影视基地和动漫基地建设等项目,开展积极合作研究,为东海地区的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战略性意见。

三是整合产学研平台,推进浙江海洋文化“协同共建”的发展模式。如联动我省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资源平台,构筑起文化遗产的发现、保护、释读、传播为一体的教学与研究体系。整合艺术、休闲、产业文化研究与交流资源,实现信息互通、智库共享,拓宽服务社会的思路和渠道。

3. 发挥海洋文化教育资源传播资源,提高全民海洋文化意识

当前,海洋文化工作人才缺乏已经成为海洋文化发展的“瓶颈”,尽快形成一支“知识结构全、专业水平高、理论素养好、实践能力强”的海洋文化人才队伍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工程。在这方面,可依托浙江大学,利用和创设各种平台及媒介推动海洋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具体可通过开办系列学术讲座、开设相关的通识课程、出版海洋研究专著和海洋文化经典读本等方式,开展多层次的教育培训,积极推广海洋文化,培育全民海洋意识,提高国民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增进世界对中国海洋文化的交流和了解。

(二) 浙江海洋文化发展重点方向

根据国务院关于《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批复的指示精神和浙江省海洋文化发展目标,结合我省现有基础和优势,初步建立以海洋文化资源挖掘整理为途径、以文化保护开发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海洋开发、利用、保护等理念和活动方式,实现人与海洋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拟在浙江海洋文化的保护、交流、传播、利用等领域进行重点研究和发展。

1. 浙江区域海陆交流史

作为基础学科,历史学科对于海洋文化战略的意义极为重大,从历史学角度来规划海洋文化十分必要。可以重点发展两个领域:一是浙江区域史研究;二是中外交流史研究。前者是研究的立足点,后者是研究的辐射范围。

(1) 浙江港口与腹地关系史研究

从“港口—腹地”的视角研究历史时期浙江沿海地区和内地的互动,包括沿海地区经济文化对内地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内地对沿海经济的促进和制约等。浙江的早期历史上,海洋交通就很发达,有明显的沿海文化特征,而这一特征后来也一直坚韧存在和发展着。从“港口—腹地”的视角拓展开来,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往

从陆地往外观察的视角,而是从港口往内观察,这样的研究将会开辟更具突破性的研究领域。

(2) 东亚地中海文化圈研究

韩国学者尹明喆先生提出了“东亚地中海”概念,依据此概念研究延伸,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以及台湾围着东海、黄海、渤海构成了一个东亚地中海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依靠自然环境的季风和洋流,自古以来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特别是海洋文化交流得以实现。

(3) 浙江海洋史料汇编

本世纪以来,围绕海岛和海域的国际争端愈演愈烈,日、韩部分学者,不惜歪曲甚至篡改历史来撰写出版所谓的学术著作,我们如果不作为,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学术领域的发言权,甚至可能会动摇我们行使海洋管控权的合法性,最终损害到国家的核心利益。

利用资讯优势,多层次、多角度地把海洋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跨学科结合起来,并且把文献收集整理的视野覆盖日本、韩国以及更大的区域,不光从正史,而且从笔记、地方志等文献中加以整理,正在成为一种学术追求。现拟规划出版《东亚海洋文化研究》,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创新性地聚集多学科的方法进行整理、研究、出版,并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该出版项目分四部分,整体架构为《东亚海洋文化古文献集成》(共30卷)、《东亚海洋文化近现代资料精编》(共10卷)、《地方志中的东亚海洋文化》(共6卷)、《东亚海洋文化史》(共4卷),在传播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彰显“华夏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方面具有引领和创新意义。

2. 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自七八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始,就已深深打上了海洋性文化的印记;尤其是从唐代起,浙江先民更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在写下灿

烂的历史篇章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

如何保护、传承这些优秀的海洋文化遗产,并为当今“海洋大省”建设和“海洋强国”战略服务,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旨在通过全面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探明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数量与类别,阐释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提出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浙江海洋文化博物馆建设的理念与方案,为浙江省乃至国家的“文化海洋”建设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撑。

(1)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调查与发掘

旨在摸清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家底,探明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数量与类别,为学术界全面、系统、立体研究和政府部门全面、系统、立体保护提供基础。海洋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既包括留存在陆上的文化遗产,也包括淹埋在水下的文化遗产。浙江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但目前究竟留存有多少海洋文化遗产?其类别、内涵又是如何?目前尚未作科学而系统的调查与梳理。至于水下考古尚属起步阶段,无论是水下考古本身的技术还是水下考古的调查与发掘,都是亟待提高的方面。在此领域,浙江大学已有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合作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全国文物大普查到最近的第三次全国文物大普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博系(专业)均参与其中,累积了丰富的资料与经验。在科技考古领域已具一定覆盖面,并形成自身特色。在物探和考古地层三维可视化方面,配合金沙遗址与良渚遗址考古,积累了经验;在文物高保真数据采集、石器微痕分析及古人类食谱分析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

(2)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

通过全面、系统、立体的研究,阐明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提出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与方法,尤其是海洋文

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性理念与技术。毋庸讳言,由于全面整体的基本家底尚不掌握,学术界对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全面、系统研究尚未开始,更遑论立体、深入研究。至于保护,与一切文化遗产一样,海洋文化遗产的安全与完整也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所不同的是,在自然因素方面,海洋文化遗产的存在环境往往是盐、湿环境,需要特殊的方法与技术加以保护;在人为因素方面,海洋文化遗产的存在边界常常突破我国领海,即便是在领海范围内也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侵害,因此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与措施加以防范。

(3) 浙江海洋文化遗产的利用与传播

旨在通过海洋文化遗产利用与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为政府部门建设高水平的浙江海洋文化博物馆提供决策依据,并通过适当的方式直接参与博物馆的建设。鉴于浙江省有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却没有一个综合性的省级海洋文化博物馆的现实,首先开展创立浙江海洋文化博物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其次是根据政府部门决策,进一步开展浙江海洋文化博物馆策划方案、实施方案和相关传播技术研究,为构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海洋文化博物馆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与技术。

这些既是浙江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的特色与优势之所在,也是浙江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重点建设领域。结合课题研究,在人员和设备上稍加整合与充实,有望在海洋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展示领域获得新的突破,从而为将一级学科考古学(省级重点学科)培育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奠定基础。

3. 海洋宗教及文化学研究

在历史上,以“南海观音文化”为标志的中国佛教曾担负起国际和平使者(黄金纽带)的角色和功能。在灾害性事件频发、国际暨地区间冲突不断的当代世界,“南海观音”不仅应当继续发挥其独特的“海上保护神”的角色,“护佑”海上往来的各国人民平安顺

利;而且,它更应该为缓解日益紧张的东海局势,乃至缓解其他国际争端发挥“和平使者”的独特作用和功能。

(1)海洋宗教文化研究

大海的开放、多变和包容,又形成浙江沿海宗教信仰的多重性,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交叠并存,构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特色鲜明的宗教信仰文化系统。南海观音等海神作为东海守护神,对海内外华人乃至东亚地区人民及其社会生活影响重大。“和谐海洋,从心开始。”可依托哲学系、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东海海神信仰研究和东亚海域宗教交流研究。在自然灾害事件频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能源危机加剧、国际暨地区间冲突不断的当代世界,以“南海观音”及观音信仰为代表的海洋宗教文化不仅应当继续发挥其“海上保护神”的重要作用,“护佑”海上经济文化往来的各国人民平安顺利,而且也能够通过发挥观音文化的“心灵环保”功能,为缓解日益紧张的东海局势,乃至缓解其他国际争端发挥“和平使者”的独特作用和功能。从而,还原清净本色、重塑“海天佛国”品牌新形象,增强服务意识,建立资源保护库,推动普陀“申遗”,深化国际合作,发展现代海洋人文旅游,以推动和繁荣“海上浙江”的文化建设。

(2)海洋文化学研究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课题,中国海洋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建立。从学术意义来说,建立中国海洋文化学,有利于拓宽我国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挖掘中华文化的新宝藏。中国海洋文化学,把中国沿海广大地区的海洋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文化体系来研究,从而体现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风采。由中国学者建立的中国海洋文化学,通过对中华大地的海洋地理地貌的研究,认识其自然功能,通过对中国的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认识其社会功能,以解决中国自身的海洋建设问题。可把重点放在东海民俗与海洋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视域中

的东海海洋文学研究)和海洋意识暨海洋观问题研究(海洋观教育与当代中国人海洋意识问题研究)。

4. 海洋文化与海洋产业的互动模式构建

在国际海洋权益博弈日趋激烈的今天,我国推进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一个重大举措。中国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变迁深受中国传统和谐哲学思想(太极哲学)的影响,是一种“和谐海洋文化”,体现了和谐哲学下的“利益和谐”。外部集中表现在与周边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海洋资源利用的和谐共处;内部表现在海洋产业结构和谐和海洋产业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这种文化与利益的和谐性研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行为层面,就是海洋文化与海洋产业互动性研究,也就是“涉海性产学研”综合研究。重点是紧扣“文化与金融”两大要素,探索出一条“和谐哲学”与“利益和谐”联动研究的中国海洋文化“产学研”道路。具体可借助浙江大学与沿海各城市构建“市校合作”模式,设立“海洋文化产学研”专项研究课题,借鉴美国夏威夷大学在涉海专业上的“产学研”经验(必要时可采取国际联合课题方式,如联合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部分力量参与),以中国古典和谐哲学为起点,深入开展海洋和谐文化与海洋产业的互动性研究,特别是海洋和谐文化与海洋金融创新(如传统文化与海洋母基金 FOF 和涉海基金群)的结合性研究。以海洋文化与海洋金融相结合的要素研究路径,彰显海洋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促进区域海洋资源调查、海洋产业的进步(如涉海产业结构调整、远洋渔业船舶和渔业设施更新),为大力提升涉海地区地方经济的再发展作出现实的贡献。

5. 海洋景观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修复

立足国际视野,以浙江省大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为背景,充分利用浙江大学文史哲和理工等学科的综合优势,人文性、国际性和应用性相结合,探索出艺术与科学技术交叉的模式。

(1)海洋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呈现

提倡大设计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讲究共性、信息和空间。立足于传统设计领域,充分结合和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多媒体、动画、影视、交互艺术等方面的拓展。构建“人文设计”理念,强调“海洋风”,以浙江海洋风情为特色,将海洋民俗与传统节日融入包装设计及动画设计中等。强调城市形象与空间导视,提升城市整体设计的能力;坚持环艺设计的人文化、国际化和生态化,可以实施海洋公园、海洋博物馆等多元化海洋生态文化场馆的设计,进而重塑和提升浙江沿海城镇整体形象。

(2)海洋景观生态修复工程

海洋景观生态修复,以艺术手段拯救生态,把艺术和社会公益、环境改造、社会发展乃至内涵丰富的爱国情怀结合起来,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如用大山之石叠垒“心灵生态、自然生态、艺术生态”的图像,将建筑、景观、雕塑、园艺、文学、哲学、禅宗等相融合,以艺术的形式创造心与物、形与神、人与自然、东方与西方等的合一性,将架上艺术搬到民间供民众享用。继舟山普陀莲花岛、普陀东港公园、普陀山码头等作品后,以艺术的手段和生态绿化的宗旨,对更多的荒岛、荒滩、裸崖、残礁等的生态文脉进行保护性修复,成为当地建筑元素的一个个功能性展馆,为市民和游客创造了更多良好的生活休憩游乐场地。

四、浙江海洋文化发展主要路径与实现方式

(一)浙江海洋文化发展主要目标

根据国家“海洋战略”的总体目标,结合我校的资源优势,到2020年,浙江省海洋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形成浙江省特色海洋文化乡土教程,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全面提高人民海洋文化意